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自序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爲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爲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爲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

何爲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敘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猶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統附之於後也日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夷之清召穆公之闢四方衛武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可以從畧故別爲一卷統附於後也

豐鎬考信錄目

卷一

后稷　公劉

太王王季　文王上

卷二

文王下　武王上

卷三

武王中　武王下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周公相成王中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文武周公通考

周公事蹟附考

卷六

成康之際　昭王

穆王　共王懿王孝王

夷王
卷七
厲王　宣王
幽王
卷八
泰伯虞仲　伯夷叔齊
齊太公　召康公
召穆公　衛武公

豐鎬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后稷 不窋附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詩大雅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詩魯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詩周頌

附錄○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左傳宣公三年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母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
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
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
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為從帝
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

誣始自而朱子作詩傳獨從鄭氏且云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旣可以爲父寧獨不可以爲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

蛍生於土生於䗂之蟄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鷄鶩無雄則卵而𩣺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爲人道鳥之卵何以獨爲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爲天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爲正異類相交爲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焉

身龍漦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爲妖也吞卵踐跡何以獨得爲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出史記說耳不得即以遷言証遷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則其母爲不貞而太公不得爲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誣聖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故有誣其始爲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爲是言也況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爲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

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還與康成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爲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爲實乎甚矣說之貴於怪也怪則人信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爲純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

見前商契篇中

補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周語）

附錄○文武不先不窋（左傳文公二年）

備覽○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後世說者遂以不窋失官爲在太康之世余按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

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窋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爲后稷者不窋非棄子也國語所稱夏衰盡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

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 高固張劉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

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詩大雅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此三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埸之間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

陟岡覯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渭取厲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不窋竄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歷三世至公劉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而遷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

首二章叙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濶生聚之繁并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國之地豳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豳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豳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索隱引世本文

存參○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傳昭公七年

存參○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魯語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周本紀則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

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僅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爲公非字雲都爲亞圉字組紺諸盩爲一人名卽公叔祖類也余按不窋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卽使不窋當夏末遡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窋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爲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盩皆當别爲一人非其

字矣況毀隃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强爲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悞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爲近故今列之備考

大王（即公亶父） 王季（即季歷）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爲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爲公

亶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書無逸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史記周本紀

補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大雅

按自公劉居豳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況公劉一詩所稱几筵輯琫厲鍛之屬服用咸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云爾者疑大王去豳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復陶穴以棲身迨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沮漆者則似沮漆非豳地也故今錄此章於去豳之

後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同上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孟子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

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詩大雅

朱子論語註云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大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夫以大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

極爲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爲非是而近世稼書陸先生復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爲謬余按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大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爲大王當已之身即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爲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執此耳夫論古

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執先入之見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爲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爲定論乎大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

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疆大哉且使大王如果疆大則何不興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爲也大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意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即

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大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大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已不受

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大伯得以讓之若大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大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大王翦商傳何以言大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況閟宮一詩語尤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成衞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敘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敘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則似亦謂立己之命耳

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乎然史記大王欲立季歷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啟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說見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大任皆賢婦人（史記周本紀）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同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

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

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

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

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

大王有翦商之志賴大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

以中興余按尚書無逸一篇歷紀古賢君享國之久

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國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畧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況遷岐之日姜女同來則季歷之生大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

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詎猶未及攘柞棫猶未及撻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大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大王原無翦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復有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爲可信矣學者知大王立國

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

而論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同上）

竹書紀年有文丁（史記作太丁）殺季歷事後漢書註引紀年文丁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

戎周師大敗又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其後
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而
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
秬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
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
王季獨畧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
棫斯拔松柏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愼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

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爲牧之事克戎之功錫圭瓚秬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艱難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周亦尙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爲侯伯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歷者爲文丁孔叢

子以命季歷者爲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歷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戰國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猶欲據以爲實復爲說以曲全之疎矣嗟夫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爲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則以爲爲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爲爲商三公而囚於羑里於武王則以爲父死不葬而伐商爲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覊縻之屬國桀驁之

君長若晉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擾邊弱則受封而强則爲寇者嗚乎曾謂聖人而有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經傳故致彼此抵捂前後不符今但取詩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了然可見周固未嘗叛商亦未嘗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遠故周弱則爲玁獯所迫而去

之周强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

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眞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

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史記周本紀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同上

備覽○文王在丹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 晉語

備覽○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焉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大雅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同上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之后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余按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當非無據而云然者惟所云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

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況序但言后妃原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辨栢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採大雅明白可據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詩周頌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國事○按緜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棫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緜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兌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彊大

者其謚明矣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書君奭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先儒說二南者皆謂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召公之

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余按經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當文王時二公年皆尚少況有虢叔閎夭之屬親舊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蓋由說者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爲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

左傳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〇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别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王武王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爲文武師云余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意義亦多近黃老明係後人之所僞托且熊釋之事康王楚靈王嘗述之矣靈王好爲夸張大言者若其

祖果爲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書無逸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以於傳有之余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里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好事者有爲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爲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

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即傳記所云山澤林

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槪謂之囿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韓詩外傳云文王蒞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不可

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云云無幾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能改行爲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云云者皆尋常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爲不足爲文王貴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而即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爲善也又其詞意淺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錄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詩大雅）

附錄○文王事昆夷（孟子）

尚書大傳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成後之四年史記周本紀文王伐犬戎（正義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

余按緜之詩八章稱昆夷駾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成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國後人誤合之邪故今依經次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詩大雅）

此與崇密之伐未知孰爲先後而尚書大傳及史記皆以爲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間去周不甚遠於理尚可通今姑從之

備覽○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毛詩傳

史記載此事與此傳小異史記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見西伯皆慙遂還余按國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質於文王入界而還亦不得遂謂之質成厥也似以傳說爲長故棄彼而錄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詩大雅

僞周書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紀亦稱伐密須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見於詩書史記詹桓伯之辭晉也但稱魏駘芮岐畢亦無有所謂程者或謂程即孟子所稱畢郢之郢然既由郢遷豐何得復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爲遷程之證然云岐陽則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別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難考或傳聞異詞或傳寫

與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爲善故不錄

附錄○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尚書大傳及史記復有文王伐邘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於經傳而邘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且大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故今寧缺之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之紂紂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余按聖人以救天下為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衛者然況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

紂也豈容遽以爲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皇矣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國之仇非身之仇也傳云令尹不尋諸仇讐又云以魯國之密邇仇讐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矣必謂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弔以無道故非以譖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且周本紀謂崇侯以積善累德譖之紂殷本紀又謂

崇侯以竊歎九侯告之紂司馬氏已自無定說矣烏

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載說並見後帥殷叛國條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史記周本紀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即書戡黎祖伊懼以告紂明年伐邘明年伐崇自岐下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通鑑綱目前編悉用其年以紀周事遂以伐密伐崇爲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國多矣而皇矣詩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爲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畧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强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云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傳云崇在鄠縣豐在鄠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

越崇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且崇去周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懸師二千里外以伐密邇王室之黎致商人憂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當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時不過西方諸侯歸之而已自滅崇後周始盛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

曰四方攸同也史記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觀魏惠王

之後元而以爲襄元年則固不能無悞惟易緯以伐

崇爲文王二十九年事其書雖不經而此事於理爲

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雖仍史記次之而皆載之文

王受方國造區夏之前

存參○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左傳僖公十九年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絕是忽則是文王

於崇固嘗再伐而後克之傳言不無據也但子魚之意欲襄公之自修無闕而後動措詞不審遂若文王之輕舉於初者非也經曰臨衝閑閑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無意於滅崇也經曰臨衝茀茀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詩傳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謂得當日之

情矣蓋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臨時而亦無滅國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則聖人亦樂與之更始必其怙惡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滅之耳細玩經文事理自明然所云聞崇德亂而伐之者則得聖人之實足証史記崇侯虎譖文王之誣故存之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說並見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條下

豐鎬考信錄卷之一終